

石尹
著

孤独旅店

孤 无 收
单 处 留
心 安 的
事 放 的

人皆会因自己的不幸而悲伤，
当他发现并不孤单时，心情往往会好过一些。

这间包容一切悲伤的小小旅店，
为你我的人生带来悄悄的一线光芒。



丁丁张

监 制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石尹
著

孤独旅店



孤 无 收
单 处 留
心 安
事 放
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旅店：收留无处安放的孤单心事 / 石尹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086-5599-4

I. ①孤…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7500 号

孤独旅店：收留无处安放的孤单心事

著 者：石 尹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7

字 数：127 千字

版 次：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599-4 / I · 715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楔子

天气冷得让人奄奄一息，我独自在半山腰不很开阔的一条街道上走，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哆嗦嗦，呵出的白气还没成型就被扯散了。我把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齐心往胸前拱，直到它们交接在一起，好让大衣裹得紧些。

海滨城市时常刮大风，但这样冷硬的大风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弓着腰拖着身子艰难地往前挪动，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我的眼睛完全睁不开，更别说看看路边的景物了。一阵迎头风张狂而来，耳朵立刻被冰凉的呼啸灌满，我妥协地背过身倒退着走，这样倒能直起腰来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很少感觉自己完全通明，但挺直腰板的一瞬间，睁开眼睛的一瞬间，面前的事物从未有过地鲜活起

来，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这是一条懒洋洋的街道，房子低矮矮的，多数年久失修，没有一点防御力，即使在如此寒冬也丝毫没有严阵以待的感觉，莫名其妙地让人觉得容易亲近。

一路灰冷的颜色中忽然跳出一块明亮的黄——弥足珍贵的温暖颜色。这栋四层高的洋楼看起来并不年轻，但显然刚用油漆更新了门面，我走进了孤独旅店，很偶然地。

因为冷得抽不出手，我用半边身体的力量把门顶开，侧身滑了进去，再迅速用小腿带上门，倚在门后，和它背靠背站着。很快，温度重新回到身体的各个部位，随之回归的还有一些散碎的画面，不知道是我失落的记忆还是即将发生的未来。慢慢地，提着气的整个人都松懈下来，手脚也从僵硬中苏醒，我像是一个走了很长的路、寻找拥抱却无果的人，手臂极度疲累。

我打量起这家店，墙壁被漆成艾绿色，地板则是淡鹅黄色的大块瓷砖，上面细碎精美的花纹被走踏了多年依旧清晰可见。门的左侧是一只很大的木雕赤鹿，开出7个叉的大鹿角谦逊地弯低下来，一副乖顺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旅店里所有的装饰都是有一无二，不成对的。

赤鹿左边是不大的客厅，虽然不大，却因为简洁而显得宽敞，有客人在棉麻质地的沙发上面对面坐着。沙发的正上方挂着几幅看起来很随意的线条画，但恐怕谁也不敢对它们的出处妄下定论。我穿过客厅一直往前走，身边仿佛环绕着听不清的细碎耳语。突然间鼻子酸楚，为什么会伤心呢？为什么仅仅是走进这家店就像是心被击中一样，溃不成军呢？我搞不清楚是我太悲伤了，还是这屋子太悲伤了。

餐厅的桌椅无一例外都是木制，已经被磨蹭得十分光滑。尽头的壁炉噼啪烧着柴火，炉边的黑印被旺盛的火苗烘衬得更加明显。透过餐厅旁整面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庭院里密布的枝干，很容易想象出它们在春天精神抖擞的样子。劲风震荡着玻璃墙外的空气，声音大得惊人。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靠近门边的摇椅上半躺着，满脸的胡须被修剪得十分整齐，他时不时呷两口啤酒，身上敷衍地盖了一条深棕色的毛毯，像是落了一层漫不经心的寂寥。

听见我来了，他缓慢地把目光从结了冰的小池塘上抽开，冲我笑了笑。他一笑，眼睛、嘴巴都弯成一道弧，两个大酒窝深深凹陷下去，鱼尾纹和整齐的牙齿都暴露出来，仿佛整张脸都在

笑，真情实意地。我被感染了，也把力气都集中到脸上，真情实意地冲他笑，然后躺进他旁边的另外一张摇椅。他伸出手，宽厚发烫的手掌把我的整只手都裹在里面，既有力又彻底地握了一下。

林隙是指森林群落中，因一株以上主要林层树木的死亡而形成的将由新个体占据与更新的空间。虽然是不值一提的小块缺失，但却改变了整个森林的时空格局，从而营造了不一样的景观。林隙，也是旅店老板的名字，这个人好像可以轻松地飘浮于生活之外，每一个动作都落落大方，每一个神情都炳若观火。

他在这里居住了 20 年，独身 10 年，养过一条狗，老死了。我们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简直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与他聊天的过程非常自在，可以尽管按照自己的心情发问和沉默，他说孤独是这里最美的装饰品。“孤独这条路没有尽头，它可能环绕着世界，和你的生命。”

——你看不见吗？这屋子里，挤满了无处安放的孤单心事

——包括你的吗

——也包括你的

他抬起手在我肩上一拍，那一拍的余力，仿佛直到现在都还让我难以承受。聊到有些乏了，我浑然昏睡过去，醒来时身旁的摇椅空荡荡的，纹丝不动，像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深棕色的毛毯还在我身上，我又拿起啤酒喝了一口。有一撮不安分的线头从毯子中探出脑袋，它在这毯子里多少年了？在这样干涩的冬天醒来，一定是对春天还抱有一息尚存的念想吧。孤独也一样，一到春天，就会像花儿生长，扑面而来。

2015年4月18日深夜

（一） 秘密	001
（二） 梦想家马戏团	013
（三） 一次幽会	025
（四） 春天的森林	037
（五） 告白	049
（六） 在最幸福的那天死去	061
（七） 倔强	073
（八） 细雨中春分	085

（九）失眠	097
（十）尘埃	107
（十一）夜色	119
（十二）吻	131
（十三）俘虏	143
（十四）药	155
（十五）搬家	167
（十六）浮生若梦 一枕槐安	181
（十七）头顶有朵乌云	191
（十八）重逢与久别	203

秘密



那天特别早，夏先生和夏太就来到店里，大家才刚陆续从房间出来吃早餐，我忙着招呼客人，远远听到两个年过半百的人因为找错路在拌嘴，不过那是一场没有丝毫责难情绪的拌嘴，反倒让人觉得亲密。

我转过身，看到两位年纪在 70 岁上下的老人，他们是我目前为止接待过的没有子女陪伴的年龄最大的客人。两人看起来是规矩惯了的，穿着统一整齐。夏先生上身穿纯白色翻领T恤，下身穿藏蓝色长裤和镂空格子皮凉鞋，右手拎着一个半大行李箱，想是不沉，因为左手当惯了领导似的背在身后，不舍得露面。夏太穿着白底印黄色碎花凉衫，淡青色九分裤，也穿一双皮凉鞋，左手拎着一个中号旅行包，茶杯从半开的拉链中探出头来。我迎上去询问他们是否预订了房间。

“预订了，预订了的，夏正年，你查查。”阿姨很活泼地把

本来就溜圆的眼睛又抬高一点，额上的皱纹被推搡到一起，嘴唇红红的，应该刚擦了口红。头发是新烫不久的短卷，染得乌黑发亮，但总感觉新得有些力不从心，好像随时就要软趴下来。她一脸着急，但兴奋更多，像是刚交了考卷的小学生急于知道自己的分数。

夏先生点头微笑示意，相比之下他的短发虽然近乎白色，却抖擞很多，眉毛也笔挺，长着港片法官的刚正下巴和正义嘴唇。他看东西总是把眉头挤起来，透过镜片相当认真地看，他看着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强忍着没有立正敬礼高喊“领导好”，只是他的眼睛下面有一对不合时宜的大眼袋，不像是属于他的东西。

我提前为他们办理了入住，夏太看上去特别开心，从包里拿出相机递给夏先生。

“门口这只鹿真是做得好模样，快帮我跟它合个影。”

夏先生把行李箱妥善安置在墙角，腾出手来帮她拍照，忽然间不那么像个领导了。

等他们拍完我才说：“你们的房间是212，我带你们上去吧，行李给我就好。”

“我的不用你拿，你帮她拿。”

夏先生见我去拉行李箱连忙再三摆手，我先接过夏太的旅行包又转向夏先生。

“都给我吧，我拿得了。”

夏先生迟疑了一下，可刚才的话已经说出去了，他不好意思反悔，仍然坚持自己拿着。夏太又单拍了几张赤鹿才转身随我们上楼。出于对老人的照顾，我向他们介绍了房间设施之后问：“你们今天计划去哪里？我可以帮你们提供路线或者叫车之类的。”

“不用麻烦，我们不去挤什么景点，就到海边走走，附近街上转转就行。”

“唔……海的话，出门往左转，很快能看到一个下坡，你们顺着下坡走 15 分钟就到海边了，那片海人不是很多。”说完我的电话响了，因为特意被更换成令人欢欣的铃声，所以不用拿出手机就知道那是乔柯打来的。乔柯让我中午给她送饭，电话一时半会儿挂不断，我便挥手作别两位客人。

“小老板，提前住进来不用另付吧？”夏太叫住我。

“不加钱的，您请放心。”旁边的夏先生分明已经合不拢嘴，等夏太看向他，他却又马上做回一本正经的样子，像一个躲避老师提问的学生，不敢与夏太的目光交接。

我才刚挂掉乔柯的电话，他们就准备出门了，除了一个相机和夏太头上多出来的一顶白色黄边编织遮阳帽，他们什么都没带。两人跨出门去，阳光笔直照射下来，遮阳帽的影子覆在夏太的脸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夏太的脸瘦削得陡

峭，不过夏太总是笑着，她一笑，这想法就烟消云散了。

乔柯常喊着颈椎疼，时间太赶，我只好用高压锅给她煲了玉米排骨汤，不然这汤要小火炖熬6个小时才更有滋味，她爱吃的白灼芥蓝、黄油米饭和酸奶，通通打包带上。一见到我，她就抱怨起公司愚昧的领导和鸡贼的同事，我紧紧跟随她嘴的形状做出同仇敌忾的附和，只有这样她才能更快回归我们日常交流的轨道。

我们相约晚上旅店再见，虽然每周我们都要一起居住4天左右，但哪一天全由乔柯决定，所以每次达成这样的约定我都像碰上了好运气一样，这件事总能使我不自觉地傻笑起来。

离开前，有一位老人扶住我的车门把手，腰弓起来半蹲着，看上去像是为了抵御某种疼痛痉挛而弓成的形状。我赶紧走过去，近一些才认出那是夏太。夏太回头看到我，马上把手举到帽檐那么高，上上下下慌张地扇动，让我陪她蹲下。

她说夏先生在银行取钱，等夏先生出来，她要好好吓他一下，说完捂着嘴笑起来。等我和乔柯玩闹了一辈子，也变老了，我还会每天满怀热情地逗她开心吗？她呢？会觉得幼稚又乏味吗？我们的答案犹未可知，但我可以偷瞄一眼他们的。

走出银行，夏先生四处张望，当他意识到夏太不见了立刻紧张起来，他扶着眼镜伸长脑袋到处看，显得哪里都看不过来，他一定觉得天地好大。夏先生又返回银行，再出来时他开始询问路边的摊贩，来回踱着步子喊夏太，他只喊出一声，第二声就卡在嗓子眼里，一只手抬起眼镜，另一只手揉了揉发皱的眼皮。

他已经完全丢失了一个人的安全感，一旦夏太发生任何不可预知的状况，他支撑身体的脊梁就会被抽去，他的精神和意志就变得瘫软乏力、不堪一击。夏太连忙站起来小跑过去，看见夏太，夏先生脸上有笑容一闪而过，把所有的神经都松了绑，脸部肌肉却恰恰相反地紧绷起来，他很生气。

夏太解释完，卖乖地笑，说是相处多年的妻子，倒更像是夏先生磨人的女儿。夏先生用了10秒紧紧盯着夏太，把满嘴的话憋进肚子里，想说什么最后也没说，气哼哼地一把拉过夏太的手夹在自己的胳膊下面，携着夏太走了。夏太特地回过头来笑着跟我摆手，用口型说：“晚上见啦。”而这整个过程中夏先生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晚饭前他们就回到了旅店，我和乔柯招呼他们一起吃饭，在经过我的时候夏先生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虽然没有特意指出我是他的谈话对象，整段话也毫无感情色彩，却莫名其妙地让我感到亲切和受宠若惊，像取悦了多时的领导愿意与

你热络起来。

“到了晚上，海边还是凉的，今天没带外套，明天再去。”

夏先生说话虽然勤于停顿，但每个停顿都属于他，在他的节奏里别人插不进话。

夏先生出生在当年的干部家庭，举手投足总有一副挥之不去的派头。夏太全然相反，她的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她一生都在接受和相信所有安排，她固执地确信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算双方家长明令禁止两人相好，她仍然怀上了夏先生的孩子，她做好了和夏先生一起消失的准备，把实情告诉母亲。无论如何她也忘不了母亲颤抖不止的双手，涕泪涟涟的脸庞，愤恨绝望的一字一句，但她知道，母亲终是会理解的。

奔向夏先生的小路被月光照得锃亮，春风和煦，像是未来轻轻拂面，她的脑袋跟随双脚一起飞快地运转，带着喜悦和希望。她紧紧拥抱了夏先生，像再也无法得到他的拥抱一样。

她把嘴唇贴在夏先生的耳边毫无思量地说出自己怀了身孕，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措辞吓坏了本该激动着亲吻她的孩子父亲，总之那个男人缓慢放开她的手，异常理智地向她说明了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绝口不

提孩子。

她不因为那个明亮的夜晚而难过，她觉得那个男人不是夏先生。为了不给夏先生的组织成分抹黑，为了实现夏先生设定的未来，她拿掉了孩子。两周后，夏先生突然结婚，她在病房的窗口倚着，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发狂般跑到街边，正面迎接迎亲队伍的到来。

她的脑袋像是裹了一层不透气的薄雾，茫然无措。夏先生低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像走过一个陌生人。那一刻，什么难忍的疼痛都从她的身体里消失了，她的感官和心脏被串在迎亲队伍里，浩浩荡荡地带走了。

“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啊。”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

直到改革开放，夏先生离婚，两人才重在一起，那时夏太已经35岁，但在夏太心里，从认识夏先生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已经嫁给他了。说到这里已经没有人再在吃饭，生怕碗筷碰出声响惊动了什么似的。看得出夏太坦率，但没想到她这么毫无保留，我很怕自己问得太多，偷瞥了一眼夏先生，他把脸埋在镜框下面，看不出什么表情。

“你们怎么想到要出来旅游？”乔柯再次动起筷子，试着岔开话题。